

LIU YONG QUAN JI

刘墉全集

· 点一盏心灯 ·

冰冻的玫瑰

这年头，我真搞不懂耶！

香得、甜的都不要，

非要挑个烂的，

烂的有味儿啊！

南海出版公司

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minimalist design with several thin black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and a thin horizontal line intersected by a vertical line. The circl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, with one large 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cluster of smaller circles on the right.

LIU YONG QUAN JI

刘
墉
全
集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冰冻的玫瑰/刘墉著,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
2000. 10 (刘墉 作品)

ISBN7 - 5442 - 1716 - 7

I. 冰… II. ①刘… III. 散文-中国-当作
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5393 号

冰冻的玫瑰

刘墉 著

作 者 刘 墉

责任编辑 刘 键

封面设计 李 明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5352207 5359206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海出版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88 千

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~ 3000 册

书 号 ISBN7 - 5442 - 1716 - 7/1·327

定 价 13. 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板所有 盗版必究

编者的话

刘墉，号梦然，画家、作家。一九四九年生于台北，祖籍北京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，圣若望大学研究所及师大美术系毕业。曾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、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、美国水墨画协会国际展主审。

刘墉先生涉猎广博，故文章清新俊美，如诗如画。或抒情或议论，于平实之中显现出深刻的哲理，教人深省、催人奋进。

刘墉先生的主要文学作品有《萤窗小语》、《我不是教你诈》、《情深未了缘》、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《漂泊的人生》、《超越自己》、《创造自己》、《肯定自己》、《点一盏心灯》、《做个快乐的读书人》、《一生能有多少爱》、《冷眼看人生》、《杀手正传》等。在读者中好评如潮。

刘墉先生在台师大毕业后定居于美国。曾多次到祖国大陆参观考察。在一生的漂泊之中，有了太多的爱，爱台北、爱纽约，更爱北京。有爱就有了牵挂、就有了追寻、有了漂泊。正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：“从被爱所创造，到这个世界漂泊，乃至为心爱的事业、心爱的人，而不断追寻。”“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爱，爱就注定了漂泊。”作者正是在追寻爱的过程中不断的漂泊，在漂泊中使爱沉淀、使爱升华。

在这套《刘墉作品》中，我们选编了刘墉先生的代表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，她教你认识社会、认识人生；怎样去追求、创造；怎样去爱与被爱。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迪与安慰。

因为人性丑恶，

所以你不能不认识它；

因为人性向善，

所以你不能不谅解它。

这本书像一把手术刀，切到人心的深处。

先让你看清人性的毒瘤，再把毒瘤切除。

它绝对是血淋淋的，

只是血淋淋之后，希望带给你一种豁达。

目 录

问园秋情	1	粉红色	104
天鹅与海鸥	5	纽约老农	114
外星人和苦恼	7	守望相助	119
小小的扶桑花	9	衣 帆	125
谁的脚印	11	水云斋	150
童年的草园	22	水云斋——在奈良	168
臭豆腐	28	夜之族的呓语	190
哈罗入伍记	36	笔 情	194
方副总的喜事	54	墨 情	201
雪的滋味	64	纸 情	208
迟翁梦呓	71	砚 情	214
东瀛四帖	75	哭	228
异国的温情	79	牡丹缘	231
冰冻的玫瑰	98		



问 园 秋 情

最爱王维的“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”

虽然比王维当时的年岁还差得远，也不曾经历那安史之乱，却有了许多归隐之意，对于风声、蛩声，也愈来愈觉得亲切起来，似乎只有这些天籁，团团满满，充塞对于天地之间的音响，才能把我妥妥贴贴地包容其间，那么舒坦、安详，岂是乱耳的丝竹、眩目的繁华所能比拟。

于是在那夏夜，后山的虫声，如涛声、雨声、如交响乐般地浑浑然涌上时，我却觉得无比地宁静，把自己的思潮，荡呀荡地，融入那一片虫声的潮升浪涌之中。



于是当密雪初停，我便喜欢出去遛遛，不为什么，只爱那雪上的脚痕，枝梢的缀冰，还有寒鸦飞过，那份萧疏冷冽的宁静。

至于这秋天呢，我并不指望明窗小酌、暗灯清话，宁愿沏壶茶，拜访那一日更甚一日的萧条庭院。

李易安有词：“萧条庭院，又斜风细雨，重门须闭，宠柳娇花寒食近，种种恼人天气。”虽是形容早春，但只要将那宠柳娇花一句，改为“衰柳残花重阳近”，便十足能够形容我园里的秋情。

唯一的例外，是菊，大概因为住在山头，我的菊花总比别处开得迟，人家院里的黄菊、紫菊、白菊，已经簇拥成堆；我的那棵菊花，却仍是疏斜支蔓地含苞颤颤。

每日晨起，未洗脸，倦梳头，髭着须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扣访我的菊，问菊安否？问菊绽否？今日突有一感，何不称我的小园为“问园”。

问园的主人是愈来愈孤僻了，仿佛王维的“万事不关心”。其实也非不关心，而是关心太多，伤怀太深；也不是如那孟浩然中年想出仕而不得的“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”式的怨忽，实在还是“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”的达观。

谈到静，就少不了闲，所谓闲静，若没了那份闲适无争的心，绝不可能有真正清明澄澈的静。于是应酬使我忙，便回了多半的约会；学生使我忙，就将能够推却的私人学生全部回退；连一家



上馆子吃饭这件事，也能省就少了，不是为钱，而是每回驰车进出，被那熙来攘往的景象一揽，便少了许多闲情。而且便是蔬豆瓜果，只要静，也自然嚼得出滋味；而滋味清淡，更能提高品味，岂不妙哉。

读唐诗，看禅画，那幽深蕴藉、萧疏淡远、断水残烟的有无之间的作品，最需要细致的品味，而这品味岂止品上的功夫，更有着味的陶养。谁能想像大唤红烧蹄膀之后，展开一卷玉润的“潇湘八景”，会有怎样的心契神会呢？所以要想品味高，气静、味淡、神闲，缺一不可。

说到闲，我最爱到刘虚的“闲门向山路，深柳读书堂”，我的后门总是虚掩着，正对下面的山坡，只恨没有深柳伴我读书；而谈到读书，又自然联想到那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，雨中的树干发黑，黄叶便愈是亮丽；荧荧一灯的光景微小，白发便更是鲜明。而我犹未穷经，却先皓首，此时正值深秋，若有人中夜入林，而林中正雨，隔着黄叶，当见我这灯下的白头。

而白头少年，灯下弹剑，铮然声响，龙吟四壁，犹是一把削金切玉的利器。

而还剑入鞘，却无声息，惟龙禽太极，森然古意，便再悬之案侧，漫由得一把红缨，懒懒地垂着。

而少年举烛，只见散乱的华发；少年推门，只见满林黄叶，



一片秋霜。正是：

“举烛听风紧，下阶感露寒。”

好一个重阳天气！

——重阳夜写于纽约噩梦楼



天 鹅 与 海 鸥

我家附近有一个湖，上面总游着几只天鹅，许多人专程开车过去，就是为了欣赏天鹅的翩翩之姿。

“天鹅是候鸟，冬天应该向南迁徙才对，为什么这几只天鹅却终年定居，甚至可以说，从未见它们飞翔呢？”有一天我不解地问湖边垂钓的老人。

“那还不简单吗？只要我们不断地喂它好吃的东西，等到它们长肥了，自然无法起飞，而不得不待下来。”



我在圣若望大学办公室的窗口，正对着停车场，每日总看见



成群的灰鸟在场上翱翔，只要发现人们丢弃的食物，就俯冲而下。

起初我以为那必定是鸽子，但是日久，细细察看，才发觉竟然全是海鸥，它们有着窄窄的翅膀、长长的嘴、带蹼的脚，理当在那浩渺的烟波之间，享受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的悠然无羁才对，何苦挤在嚣攘的城市里，与鸽雀争食呢？

终于有一天阅读介绍鸟的书，找到这种“黑鸥”，发现它们原本确实是海鸟，只为城市的垃圾易得，而宁愿放弃属于自己的海洋，甘心做个清道夫。



湖上的天鹅，确实有着翩翩之姿，窗前的海鸥也实在翱翔得十分优美，但是每当我极目高空列队飞过的鸿雁，仿佛摇摆着的音符；远望海面乘风的鸥鸟，好像凌空的波纹，就对前者有着许多悲悯，有时竟会悚然而惊，恐怕自己也正是它们当中的一个。



外星人和苦恼

距离地球很远很远的星球上，一个孩子诞生了，他长得健康聪明，却从来不快乐。他的父母和亲友也为他叹气，因为他只有一双眼睛，而在那个星球上，每人都有两双眼，一双向前看，一双向后看。

“只有一双眼，是多么危险的事啊，后面来车，不容易躲掉，后面有人攻击，更不易发觉。”每一个看到他脑后只有头发，却没有眼睛的人，都先是惊讶，再而同情。他们为他造不一样的车子，试着发明能向后看的眼镜，但总不如天生的两双眼。孩子愈发地沮丧了，觉得自己是残障，没有保护、没有安全、没有势力，虽



然长到二十多岁，仍然不能面对现实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参加飞碟旅行团，到达了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，赫然发现，那里的人全都是如他一般的残障，他要求留下来，立刻融入地球人的社会，再也不觉得少了一双眼睛是不方便的事。

他快乐了，因为再没有人拿异样和同情式的眼光看他，更因为他没有再去与两只眼的人比较。



小小的扶桑花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印象最深的木本花，要算是扶桑了。

深红的花瓣、暗绿的叶片、修长的大蕊、鲜黄的花药，和明显的筋脉，到了夏天，几乎每一家的竹篱边，都簇拥着这么一片平凡却艳丽的扶桑。

但是对我当年来说，扶桑却不是看的，而是吃的，因为只要将那略呈喇叭形的花冠从花托里拔出来，就可以由花冠的底部吸到甜甜的“蜜”。此外把花托的萼片摘去，将里面看来像子房的小东西掐下，还可以轴在鼻子上扮小丑。所以，它又是可以玩的。

小时候，我们一群孩子，常像远征军般地，一家家声讨扶桑，



看到哪家有盛开的花朵，便一哄而上；摘完了，再立即掉头到下一家去，所以只要我们的大军过去，盛开的扶桑就瞬间消失了，剩下满地被吸干汁液的残红。

所幸扶桑是最平凡的贱花，大人们很少责备，唯有当我们摘掉蓓蕾时，可能会挨骂。所以每当孩子不小心碰落了花苞，都会偷偷捡起，丢进水沟。妙的是，还需要在枝头长好几天才成熟的花苞，往往在水沟里，第二天就会绽放——开一朵袖珍的小花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童年的记忆已经逐渐淡远，但是对于那袖珍小花的记忆，反倒一天比一天深刻，尤其是：

当我在报上读到，高棉波布政权的黑衫兵，将少女绑在树上，先以利刃削去她们刚刚发育的乳房，再一刀剖开胸膛……。

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中美洲内战国家的少年兵，幼小瘦削的肩头，却扛着沉重的枪支上前线……。

当我听说这些少年兵，十二、三岁就学会嫖妓；而那些战火中偷生的少女，往往早早怀孕的报导时，便自然而然地想起：那被从枝头早早摘落的小蓓蕾，以及第二天在水沟里，半沉半浮，却绽放了的——小小的扶桑花。



谁 的 脚 印

“你这么一大早，跑到后面去干什么？”我才打开卧室门，母亲就拉着嗓子问。

“没有啊！”我还没全醒，模模糊糊地答。

母亲没有吭气，迳自安排早餐去了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一家人难得能一块儿用早餐的日子，至于平常总是各自料理，孩子先连跑带吃地塞几口，冲过街赶校车；妻则咬一口猫食在嘴里，边嚼边开车地去上班；至于我总是最后起，如果当天不教课，则来个brunch。

“幸亏今儿是礼拜六，这种小雪，路最滑了。”妻看着窗外，